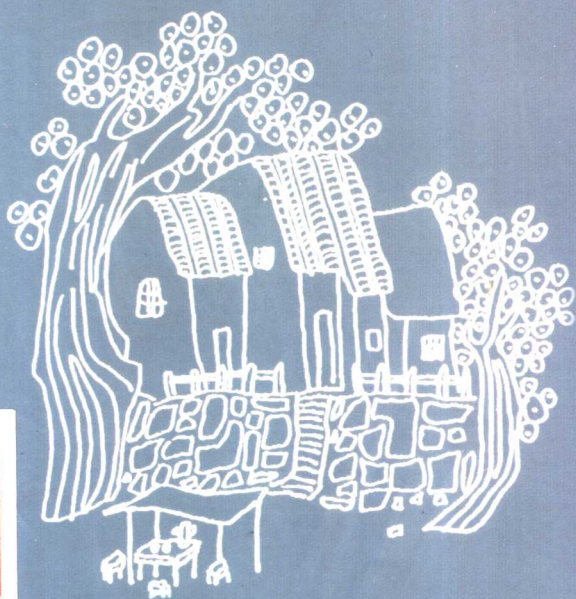


故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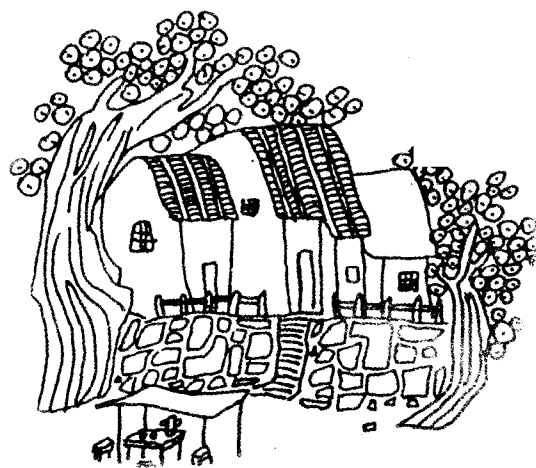
李明性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故园

李明性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园/李明性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0

ISBN 7-02-003514-0

I. 故… II. 李… III. 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994 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责任印制:王景林

故 园

Gu Yuan

李明性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4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875 插页 3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514-0/1·2672

定价 18.60 元



作者像



序 还原的乡村叙事

李洁非

还原的
乡村叙事

1

近年来,我一直在做城市文学的研究,此盖因九十年代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文学的创作和思想与城市、城市文化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之故。依一般常识,中国乃一古老农业国,乡村文明较城市文明历史既久远得多,积蕴之厚更非后者可比。从文学上看,似亦如此。古有田园诗,现代则有大量表现农业生活的长短篇小说,过去我们都曾颇以这些遗产为自豪。

然而,自与李明性先生相识并看了他创作的一些作品后,我却像很突然似地发现了一种错觉的存在。这即是:以往我们一直信而不疑的乡村文学占优势的局面,某种意义上并不能够成立。

固然,从内容或题材上说,写乡村的作品确实非常多,也构成相当深远的历史和传统,但论到这些作品是从什么视角什么层面上产生的,却让人颇有疑惑。古代的乡村题材作品,除《诗经》中一小部分和后来的民谣外,不必说都出自士大夫之手,说它们表现了士大夫眼中的乡村则可,说它们表现了本色的原态的民间的乡村则不可,而真正的农夫们自己的乡村社会面目和生活情形,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显然并不能够看到的。现代尤其是延安时代以来的文学,因受到欧洲文



学特别是俄苏文学的影响,比较看重社会的观点了,因而对农村的描写能够离开文人私趣,五六十年代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诸人可以说代表了这种创作的最高成就——相对于士大夫田园诗、闲适诗之类,这自然是大的进步。但这种所谓的“现实主义”创作,连同后来出自“知青作家”的乡村题材作品在内,归根到底,都是知识分子化的写作,其根本一点,都给所表现的对象戴上意识形态的帽子,使之为作者的意识形态主张所驱策,没有一个肯摈弃主见、原原本本地将乡村社会的人和事展现于纸上。所以,像柳青那么与农民“打成一片”,他在《创业史》中对农村生活的描写仍不免有政治化弊端;浩然的《艳阳天》同样被“阶级观念”所伤害了,而其《金光大道》则更进一步走到了用生活全面图解意识形态的地步;“知青作家”韩少功、张承志、李锐、张炜等,虽然我喜欢他们作品里面的思想,但老实说我从不忘那只是知识分子头脑里的东西,被这些思想观照的乡村,也称不得原始地生长、延存着的本来的中国乡村。

于是,实际便有如下问题存在:虽然中国文学跟乡村文明关系密切,虽然几十年来的文艺政策很重视表现“工农兵”,虽然当代文学史上出过不少“农业题材”的大部头作品,但是,不以别的目光相笼罩,直接而原原本本地写乡村生活、乡村的风物人文和价值的,竟尔颇难寻觅!

其实这并不奇怪。中国虽是一农民国度,但居统治地位,在思想文化上拥有表达的能力与权力的,却不是农民,而是“智识阶级”;两者之间的关系,既同一根源,文化上却又有“文野之分”,后者对农民整体,非

但不感到同声求气的亲切，相反骨子里往往自视高过一筹，总觉得负有教化和提升的责任。这也是中国文化精神中民间意识较淡薄的原因。

二三年前，明性先生以文稿一束赐阅，并嘱为之序——此即1999年由文心出版社出版的《鸟音》。初读之下，即觉内心不知被什么异样而新鲜的感触而开启了；在题为《生活即美》的序文中，我写下这么一段话：“这数十篇短小的文字，所记大率不出一人一事，多为明性先生从前在故乡的极普通的经历闻见，但是，它们又是那样令人吃惊地丰富，每读一页，都使我在自愧的同时强烈意识到它们的作者是一个对生活用情极深之人，因为，倘使缺少对生活的真爱，绝不可能对身边的人、事、物积下如此细致的观察、体味和感怀，以至于乡场上的石礅、食用的野菜、田间的旋风、塘边的树、缺了一角的捶布石、梨园、水车……莫不充满了故事和教益。”这样用情至深，深到乡土一草一木的不分彼此的情怀，在我从前阅读的写乡土的文学作品里还不曾有过的。我领受到了极大的新鲜感，得到了全新的视角：原来乡间的人是那样的！乡间的事是那样的！乡间的生活是那样的！我把自己的感受谈给明性先生，敦促他就这么写下去，而他得到我这种反应也同样惊讶不已，因为他原先那样写来，与其说是处心积虑，倒勿如说是忠实地依着生活经历，率真形诸笔墨的结果。后来几次晤面，我们就相关问题又有深谈；我谈到了由他的作品而察觉的中国乡土文学传统的局限和欠缺，谈到了那些描写和叙述广泛的不仅仅限于文学的价值，而他为我回忆了自己起自底层、在豫鄂等地乡间流浪多年、由一些偶然意外的机遇才辗转离开农村的令人啧啧称





奇的生平。这样的交谈,使我们一道经历着许多发现,直到去年年底明性先生带来了这部新作。

较之《鸟音》,现在这一作品的重要进展,在于包含了一种更清晰的文学意识——我以为或许可以称之为“还原的乡土叙事”。所谓“还原”,同时以“古典的”、“现代的”两种乡土叙事为超越对象,前者往往使乡土叙事泛神化(即借田园、自然做一种理想主义的隐喻,《桃花源记》堪为此中典范,即便如张承志八十年代初的作品也暗承这种衣钵),后者则置乡土叙事于宏大政治、历史、文化的意识形态观念观照之下,而它们无论谁都一样属于和代表了“智识阶级”的乡土视角;这种视角并其派生出的作品,固然自古以来对乡土社会在审美和批判上有卓越的贡献,但亦不可否认,它本身还造成了对乡土社会、乡土人文的本原现实的遮蔽、割裂甚至“异化”——这里所谓“异化”,既可能是美化、神奇化,也可能是丑化、妖魔化,总之,它体现了智识阶级依其价值理念而对乡土现实加以夸张和想象的性质。单就现当代文学而言,相关的形迹,我以为在《阿Q正传》至《创业史》至《归去来兮》等各阶段代表性作品中多多少少都明显地存在着。现在,明性先生的乡土叙事终于开始跳出于上述窠臼之外;我不敢说这努力达到了如何惊人的成就,实际上不如说尚在初步试探的阶段,但是,新的取向已显现了出来。

其要点有三:一曰摈排种种有关农民和乡村社会的已有和先入的理念;二曰降低视线,从文化上取非平行的、非俯视的视角;三曰舍弃史诗性的宏伟叙事的结构,尊重个体生存的真切处境。

上述三者,与既往的乡村文学思路恰为反动,颇有



针锋相对之状。一提到“农民”，中国一般文人脑子里往往轻率地涌出若干字眼来，诸如“愚昧”、“老实”、“麻木”，抑或“诚信”、“朴素”、“勤劳”之类，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从自幼的阅读中所接受的概念。作为长久积累起来的抽象认识，这些概念未必是错的，但一个文学作者在描写他的人物以前就先行被若干概念所控制，究竟不对。其次，受到某些近代思想理论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在文学上多有迷恋“深度”和“高度”的情结，似乎不如此其作品的意义即大打折扣，所以总不肯把自己放到与生活平等的位置，而必以发现了生活后面的所谓“本质”相炫耀，乡村文学创作尤其这样，要么尽情发挥道德想象，使乡村理想化；要么竭其所能挖掘农民性格所谓的“劣根性”，以达成对乡村文化的批判，独无抛开“深刻”之意识，非仰非俯、平易看待农村中人与事者。最后，在前两点之上，无论具体情形如何，乡村题材的写作似乎非置之于某种整体的历史话语之下，由后者赋予故事、人物的内涵或反过来使故事、人物附和、印证这种内涵不可，而不肯让故事、人物只表现和代表其本身之个别、独特的内容——此即所谓“史诗性”，不单长篇小说如此，连不少中短篇亦非得追求宏大历史的逻辑，将其人物硬塞进由某一历史解释设定的关系，令农民的本然的个人的生存状态与感受在文学中无所描画和展现，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从而将乡村社会芸芸众生，那各异而活生生的生命世界被貌似深邃的历史理性所遮蔽。

现在明性先生在这件文本里面，将这些立场全都撇开了。他笔下的乡村人物，没有一个被安排着去充当这样那样的代表，他不站到人物之外对他们表示崇



敬、赞美抑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类的意思,这几十位人物也各自地活在他们自己的故事当中,并不从自己的故事里跑出来,织成一张什么有着统一历史内涵的网,而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保存着原来在生活中的那种自在性、自然性。举一个例子:《金贵》。这故事所讲的情节,乡村社会以外的人绝不陌生——有关它的影像一度充斥电视屏幕,这就是农村中很普遍的贩卖人口的现象。这现象本身,于道德和法律牵扯甚多,要避开这些问题本不可能。但在《金贵》中,作者从头至尾竟无一语涉理,买卖人口的一方是否可恶、被买卖的一方是否可悯,他概不作表示,只是叙事、写人,原原本本地写。故事完了,读者定定神,发现作者还是没有告诉他们什么见解,只有生活的本真相;它肯定不合现代法律和一般道德关于善恶的概念,但奇怪的是它并不包含人性的罪恶,也不隐埋着什么农民的“劣根性”,跟这些理想或理性相比,金贵等的生存状态几乎没有一点儿内涵,但极为真切,具有泥土般的质感。三姨父、三姨和他们年过三十的儿子金贵,其人性跟普通人一样没有瑕疵(实际上,也许比某些表面上奉公守法者要忠厚得多),但他们却从人贩子手中买人,他们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心中有什么邪恶的冲动,而仅仅是因为这确实是使金贵娶上媳妇的惟一途径。另一篇《大娥》中,杨氏常遭丈夫毒打,同村姐妹大娥“就帮她寻了个生路,让人贩子把她卖到皖南”;未几,大娥自己索性也“带着小儿子跟人贩子跑了”。在《祁氏》里,祁氏这位乡村客店的老板娘,把与之调戏的客人骗来,“指着正在石槽里咯嘣咯嘣吃草的大草驴说:‘我给你找个大辫子的,双眼皮大眼睛,今晚你有多大本事,只管在它身



上施展好了。”遇到有油水的客人，祁氏则是另一光景，主动诱其上钩，敲他一笔。又一例：在《老烈》中，土匪老烈一次抢劫时抢得一闺女，竟从此洗手不干、领着这闺女回了老家，更奇的是，被抢的那闺女也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后来政府要法办老烈，她却一口咬定她是自愿跟老烈走的……在此我自难一一引述，但读者读后当能发现：本书中的乡村人物就是这样，各种各样，形形色色，以其源于民间的丰富性、原本性而大异于以往。其实，本书之有这样的特色，与其说是作者独出机杼的结果，不如说是他比别人略为明白一些。从而去繁就简、返朴归真，回到了未事雕琢的乡村生活的本态。

但也要讲清楚：本书所写，只是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它并不能代表中国其它地方的“乡村”，也未必能代表它自己的未来。我已经说过，这里的乡村文学观点，原就摈排了一切概念化、抽象化、历史化的企图，原就不准备赋予叙事以超出原生态的生活本身之上的潜话语，因此读者也大可不必去背后挖掘什么“深广的”含义，或为找不到此类东西而怅惘。记得当时跟明性先生一道探讨他的故事的价值时，我曾表示：有价值的就是你所讲述的东西的独特性，它不能论证什么，甚至恐怕是某种正在或即将消逝的生活情状，人们恰恰要为这吸引而来——它若能留传于未来，大概也是因此。

2001年9月26日于北京



目 录

目
录
1

序 还原的乡村叙事	李洁非 1
0 一个丑孩子	1
1 木匠李唐	5
2 寡妇世家	8
3 斧头	13
4 祁氏	17
5 四水爷	21
6 傻牛与来法	24
7 秋菊	34
8 二转	40
9 笋头爷	42
10 小溜虫	45
11 大白	48
12 金子	51
13 杜寒桥	58
14 文豹婶子	63
15 二响	68
16 寄存叔	72
17 立春	76



18	导演笑言	80
19	海龙海蛟	84
20	帅哥	87
21	杨红脸	94
22	晨星	99
23	姐姐	104
24	等好	107
25	小二姐	110
26	周道老汉	114
27	老歪	118
28	雷子	122
29	嫦娥	127
30	狗蛋儿	131
31	大姨·三姨	136
32	金贵	140
33	红菱	146
34	狗剩和大波	152
35	周眼镜	157
36	少棠兄	161
37	鸽子	168
38	明珠	173
39	喜富	176
40	黄花花	181
41	范先生	187
42	家乡名医	191
43	陈仓	195
44	念针	199
45	贾宽夫妻	204

46	柳妮·····	208
47	石柱·····	211
48	孔玉峰·····	214
49	兰子·····	217
50	杨结巴·····	220
51	小覃和老秦·····	225
52	瞎风·····	230
53	秋月·····	234
54	聋子大爷·····	237
55	大郎·····	240
56	老天·····	244
57	大娃·····	248
58	羔羔·····	252
59	贾圣人·····	257
60	春嫂·····	260
61	大雕·····	264
62	三田与白露·····	267
63	苏天佑·····	273
64	花氏·····	277
65	三大伯·····	279
66	大娥·····	282
67	真娃·····	284
68	三大娘·····	288
69	画眉·····	293
70	老靴子·····	297
71	随妮·····	301
72	龙哥·····	303
73	双春·····	307



目
录
3

74	秀秀·····	311
75	芦花大爷·····	315
76	金铃·····	318
77	磨锥儿·····	321
78	侯娃·····	325
79	满想·····	329
80	金钟·····	333
81	大单袍子·····	337
82	喜鹊·····	340
83	大印·····	344
84	老蔡·····	347
85	李家福·····	351
86	老烈·····	355
87	香卯子·····	357
88	砖头奶奶·····	361



0 一个丑孩子



你是母亲的第四个孩子。上面有一位姐姐两位哥哥。第一位哥哥三岁时夭折了。事隔多年，你父亲还常怀念他。说他长得高鼻子大眼，一摸就笑，还有两个小酒窝儿。奶奶一天看三遍，爷爷说他活这么大年纪，没见过这么俊的娃子。你父亲平生视儿子如仇人，打骂凶狠，惟独怀念早逝的长子。

你出生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仍在疯狂地蹂躏家园的长夜里。故乡兵匪如毛。村民经常跑反，扶老携幼，牵驴抱鸡，躲进大平原上的青纱帐里。大平原厚爱乡民，那几年青纱帐又密又高，藏在里面，好像钻进母亲的怀抱。听着母亲的心跳，就有了安全感。你怀疑，你的生命就孕育在青纱帐里，带着地气地脉，是大平原的儿子。可你生下来又瘦又小，红红的小脸儿，皱皱巴巴，一身黄毛毛，像只小猴子。你母亲每当回忆起这一幕，便说：“看你生下来小得看不上眼，没想到会成人的。”

你出生刚俩月，就到了滴水成冰的隆冬。你母亲在冬夜的棉油灯下纺棉花，纺到半夜去睡时，发现你冻得缩成一团，伸手一摸，像个冰蛋子，没一点儿温气。你母亲一阵心痛，忙解了衣服，把你抱在怀中，暖了半天，你才缓过气来。可你母亲太疲劳了，等她睡熟后，刚缓过气来的你伸开两只小腿，又蹬开衣被，很快被深夜的寒冷冻僵。日后，每当你一着凉气就咳嗽不止时，



你母亲就深感内疚地说：“你的寒底子就是那时留下来的。我那时实在太累了，没有照顾好你。”

那时，你父母刚从大家庭里分离出来，种着几亩薄地，养着一头毛驴，住着三间草房。为了生计，母亲每日下田，常把你扔在家里。你饿了就拼命啼哭。大伯母听不下去了，就跑来给你吃奶。她儿子和你同年出生，比你小仨月。更多的时候，是你哭哑了，哭累了，就昏昏睡去。你长大后，你大伯母常向你描绘当时的情景。说你像只饿了三天的小狗子，咬住她的奶头使劲拽都拽不出来。你想着自己拼命吮奶的样子，很是可笑，心里却对大伯母生出特殊的敬意。

你最早的记忆，是母亲把你带在田里。她急着干活，把你扔在田头路边，头上顶块她自织的毛蓝手巾，是怕毒毒的日头晒伤了你。你光着屁股，戴着两个哥哥戴过的兜肚儿。尚不会走，就坐在路边独自玩耍。小手抓地上的土，抓路边的草，在土里滚来爬去，滚了一屁股一头的土。你很少啼哭，因为你爱玩土。小小的瞳仁里，时常有母亲的影子。

还有一次，夜里你从床上滚下来，受了惊吓，啼哭不止。你父亲在一页红纸上写了四句话，贴在村头路口的大杨树上：“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的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光。”你母亲不放心，端着一只破瓢，绕村串户，家家往瓢里抓进一把面。回家后，用瓢里的面在灶火灰里烧出一个大饽圈。你母亲将这个大饽圈套在你脖颈里。大饽圈用百家的五谷做成，用豆秸火烧得黄黄的，散发出浓浓的甜香。在这浓浓的甜香包围中，你第一次感受到五谷的温馨和土地的安详，不再哭闹，睡得安安稳稳。